

今江以娥名地以娥名渡以娥名夫孰非娥之純孝所致哉甚矣志之不可不舉也

皇土舊浙江通志序

蘇州府志序

省之有通志猶古者列國之各有史也自司馬遷作史記爲古今所取法而郡國之志蔑聞焉東漢以還有南陽風俗襄陽耆舊之紀而志郡國者漸備蓋志者史之一體也浙舊無通志明嘉靖間華亭徐階創爲之武進薛應旂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閱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矣我

皇上建極以來耆定告成薄海率俾爰

命修一統志所以廣風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徵文考獻必

徵信於通志於是督撫諸臣下其事於藩司以及郡

邑之長先後各以書獻康熙癸亥七月遂開局棘院

延集耆碩聽政稍暇相與搜輯編纂矢公矢慎自秋

徂冬載歷二時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刪潤且恪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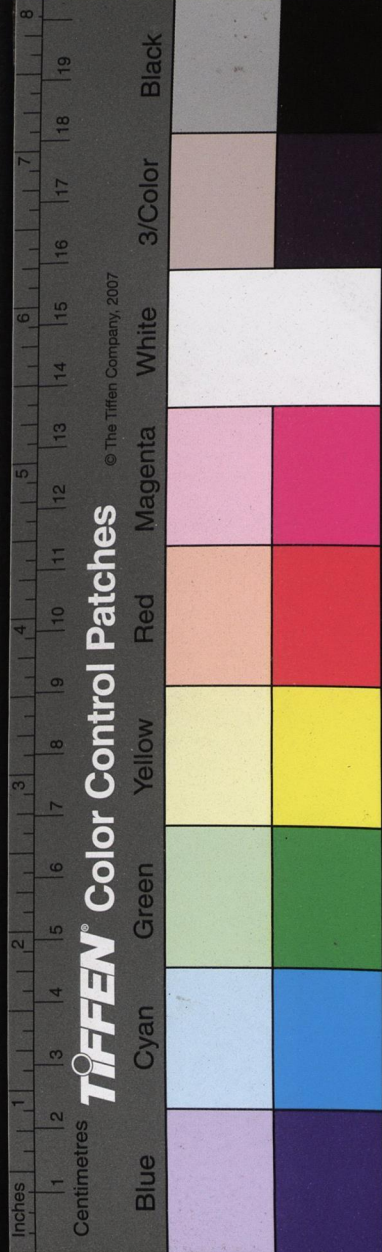
功令復以秦豫二志爲準試舉其同異之概而綜核之

如薛志止紀都會而茲則備列帝王

國書之異於私史也薛志統形勢官制物產諸條於雜

志而茲則分類定名釐然不紊亦猶支流之自爲脉

絡列宿之各爲經緯也至若附祥異於星野之後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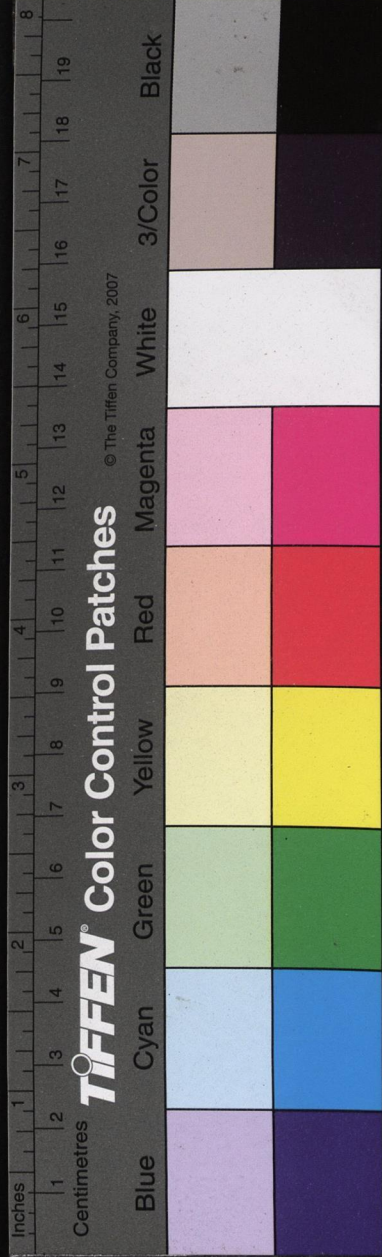


東晉書卷之六十四 藝文六
以客星入牽牛歲星入南斗卽爲祥異所由徵此義類之同於豫而不同於秦者也

本朝兵制冠於歷代之前所以崇聲靈而張撻伐與秦豫稍別不妨變文以起例者也又若名宦人物有美無刺其義專主於風世蓋善善長而惡惡短此則諸志之所同也引伸觸類難更僕數然豈僅矜淹雅侈冠闕而已哉昔蕭何入秦首取圖書因以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熹宦轍所至必先考其志乘識者以爲知務今距薛志一百二十餘年其間民俗之繁富風尚之醇龐士習之端雅不能無今昔之殊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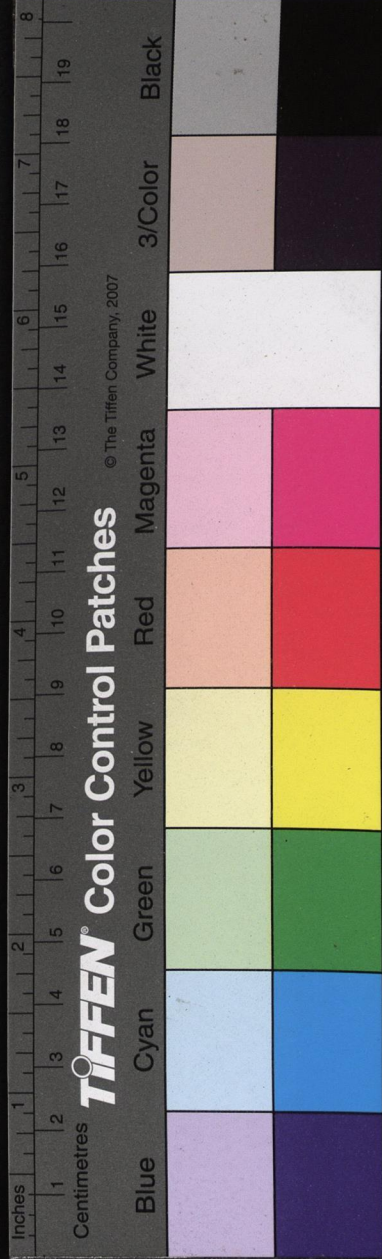
聖朝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漸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考掌故而晰利弊之源流覽故府而詳補救之緩急其所裨益寧淺鮮歟是役也督撫暨藩司諸公提綱挈領於上二三名儒按部就班於下而際可等復謬爲之訂其疑悞綜其起訖毀譽不徇恩怨不私猶恐挂一漏萬品隲未詳惴惴悚之懷閱數月如一日也雖曰一國之史不敢僭擬筆削或可比於越絕吳越春秋諸書云爾

貞女墮樓詩文序



貞女名孟余宗弟祥符知縣毛會侯女也貞女已成
婦三日而猶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旣死
而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會上貞女事於
臺以父母故貞之貞女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
毛故世婚其訂爲婚媿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
當會侯以應博學鴻儒之召來京師復再任祥符其
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重病往會侯初難
之然旣已至此無還理乃遂於病中強爲結禱甫脫
聖牌卽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嘗藥和飲雪
垢擱歲其重有累於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

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
哉女曰子不讀芣苢之詩乎其夫有惡病雖未婚猶
不忍去也况三日耶旣而易簀女不食父強之始食
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
食之以爲得速死也會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
選而謠諑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憚陽爲
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侍婢同臥起及是
稍懈常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
遂噫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
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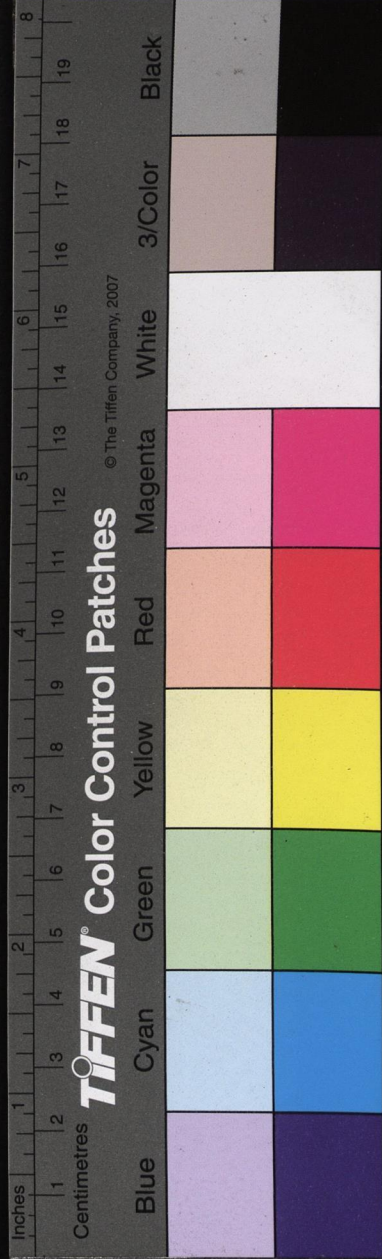
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廳欄遂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斃以石攬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闕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戴會侯者爲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於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余爲序之如此以徵夫後此之爲詩若文者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朱彝尊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

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旣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蘓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沈江底尚冀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



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武林創建三浙書院序

上行令下成俗莫善乎教教與學相長而有功古者國學之外術曰序黨曰庠家曰塾擇民之秀良使日服習乎詩書禮樂雍雍翼翼於學之中於是觀感者咸起悔過遷善之心弗敢自蹈於非僻教日以隆俗日以茂今

聖世右文萬國翕然向風庠序喬皇鄉學社學靡不修舉

弦誦之聲洋溢乎海宇中丞悚存金公撫浙之二年

特建三浙書院於四達之衢進多士而訓迪之章繼

千百輩負笈而來受簡而進單寒側陋之儒皆得至

前以杼其夙蘊猗歟盛矣昔唐開元十一年置麗正

書院以張說領使聚文學之臣侍講修書供給優異

天下化之乃有鼇峰西溪梧桐之建而猶未盛也逮

乎宋而理學倡於東南逮乎元而教授行於西北設

山長之官置官田之餼書院遂徧於天下明人因之

創新葺廢相承不墜以迄於今然武林自徐子友建

立西湖書院之後罕有繼者或苦於簿書之旁午或

餒於道義之未修待後承前恒不概覩無足怪也歷



代書院之所由立有先賢講授之地後人慕其風而繼之者有良吏教化之遺沒世不忘而俎豆之者有明道尚志之儒隱居授徒其門弟子爲之樹立者有同里好義之士捐財建興以訓其比閭子弟者有達尊勇退之老歸而講學著書兼以啓迪後生者有一邑之宰一郡之守擇地肇造修明經術教行一方者有節鉞大臣以斯道爲已任倡率其屬設講堂齋舍聚四方游學之士嗣道統明聖傳問或請額請經於朝廷以垂之永久者建置不同其興學敷教之心則一然而學之興有廣狹教之敷有遐邇則惟節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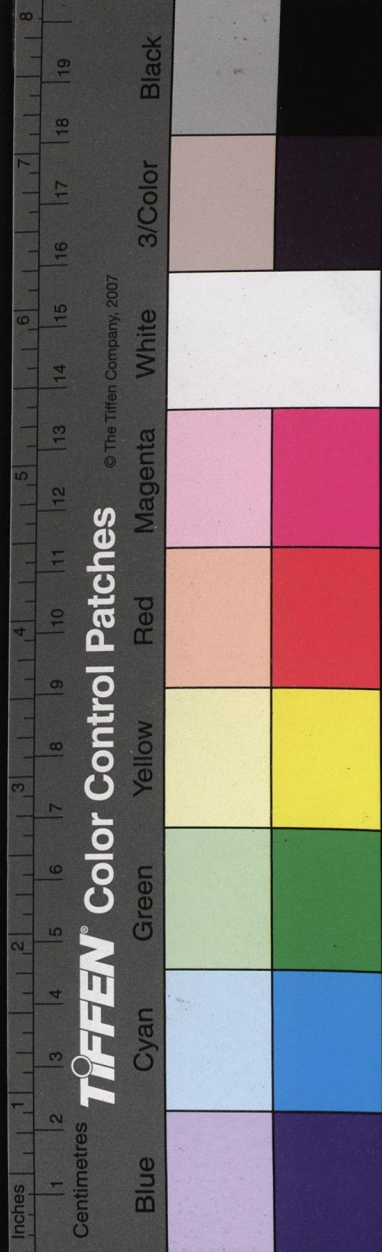
臣之所創立者據省會之區招樂羣之彥規制弘而應求速學校興而教化敷此三浙書院之所以獨盛乎古來書院惟白鹿嵩陽嶽麓爲最大蓋以生徒之衆多聲氣之昌博也由今視昔何多讓焉某伏起海濱恨觀光之晚而同里孫子嘯夫單寒側陋之尤者久困埃壘中丞拔之冠三浙士因傳命屬序於予遂不敢以固陋辭而稱述其盛如此

勅修兩浙鹽法志序

臣李衛

勅纂修兩浙鹽法志進呈

臣奉奉



御覽兼請

欽賜序文奉

旨依部議

命臣撰文為序臣自惟愚陋茲所修志書凜遵現行事例

上體

皇仁下詳民隱條分緒析共計一十六門凡諸程式典章

課則經費悉載

會典者務相脗合勿致異同猶恐編纂未當何敢冒昧撰

序聞

命之下惶悚彌切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德盛化成天呈合璧之休徵地獻河清之

景上瑞皞皞熙熙萬物得所而猶

視民如傷凡事關經制者必詳審經畫昭示法守如食貨

器博乃八政之一而鹽又食貨之一也部定鹽法考綱紀

命秩如遵奉已久茲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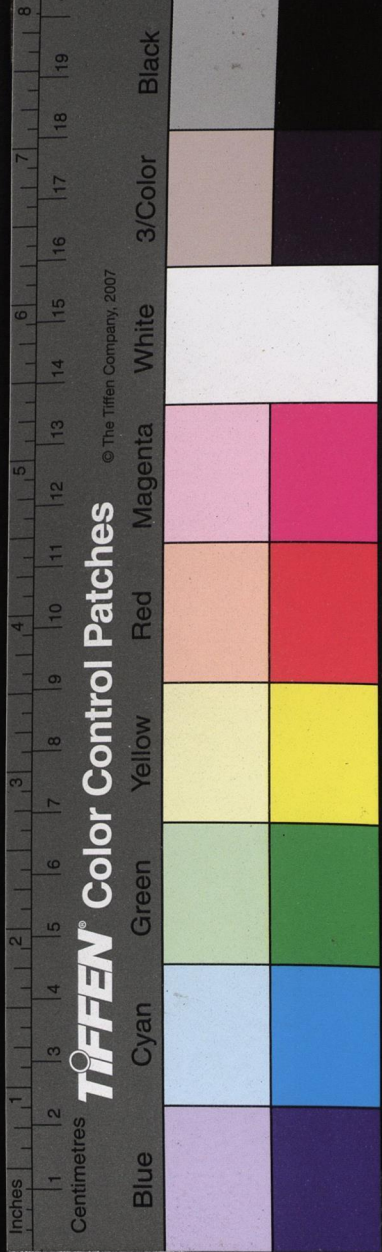
命直省鹽法衙門纂輯志書因地制宜垂諸永遠

聖人勞心為民至無已也蓋我

朝鹽法自

世祖章皇帝洞鑒明季加派妨商厲民定制按引徵課

聖祖仁皇帝尤念鹽法上關銷賦惠商窮至精且悉



國課下裕民生慎選廉能加惠商竈至詳且悉我

皇重甫承大統卽

諭各省轉運道臣恤商裕

聖國又

諭巡鹽使臣樽節愛養繼又於兩浙鹽務

命臣兼理具見

盛朝

聖聖相承經制盡善我

皇上聰明睿知覃精繼述卽鹽法一事而綱舉目張德洋

皇上恩溥煌煌

詔令如日月經大其誰不感動而激勸乎抑考前明舊志

成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曆甲寅雖體裁悉具要皆董

是役者撫拾見聞自爲編次孰如斯志之因革損益

定自

宸衷爲萬世法也

臣

忝司封疆職叨兼任夙夜祇懼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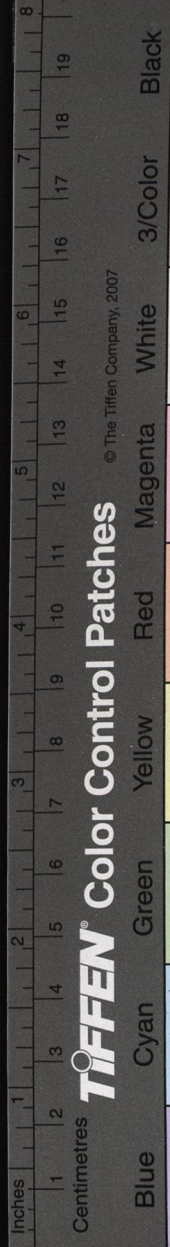
矢慎矢公加意釐剔以仰副

聖天子體恤商民至意而前此官吏陋規諸商濫費復蒙

皇上悉從寬典並予蠲除

命下以來大法小廉愈益競惕諸商則以旣除雜派又免

積逋萬戶千村歡聲雷動勤輸



東傳海通志 卷三十四 藝文六
國課惟恐後期更請設鹽義倉積穀備賑蓋上好仁而
命天下好義有由來矣茲蒙
上諭敬序成書用益導揚

聖德俾天下曉然知至治之世百度修飭而凡茲黎庶其
共戴天公賦意益深以於國分

皇仁於億萬年歟

寧波府志序

臣李衛

疆域爲天下之所同而通省之險要實係諸此則事
莫大焉制度經前代所屢更而處置之得宜至今日
始大備則典莫重焉因革損益文物典章人民物產

天子凡有關於地方者無不書此志書之體例也雖然詳
於細而略於大繁所輕而簡所重誇多鬪靡搜奇剔
異於地方緊要國家大經大制了無發明亦何以昭
國憲而垂法守哉寧郡六縣縣皆濱海蛟門虎蹲雄
峙海口招寶一山屏障大洋西南自嶺粵東北達遼
左延袤一萬四千餘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沒無不取
道蛟門經由招寶內則聯絡衆省外則控制東倭通
省之門戶實亦東南一大關鍵也天之設險豈止爲
一郡形勝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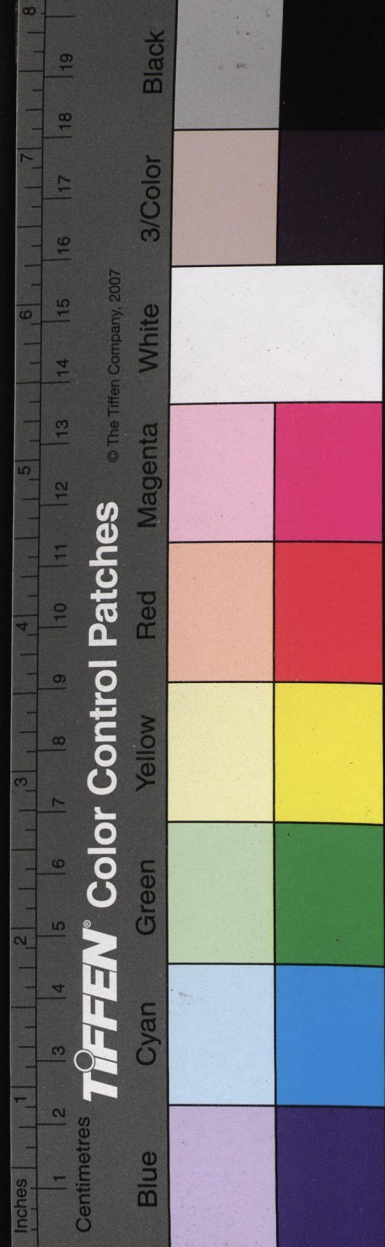
朝定鼎相度形勢

功修浙江通志

卷三十四

藝文六

六



命提督大僚駐劄郡城兼轄水陸二師而寧波遂爲重鎮
又特設總兵官鎮守舟山內洋外洋並宿重兵星羅
碁布脉絡相承器械甲冑有定數砲位船艦有定制
分操會汛有定期海隅日出之鄉畏威懷德漁鹽商
賈無旦夕之警於今垂百年矣豈非大經大制前此
數千百年之所未經籌及亦卽後此數千萬世之所
永宜遵守者哉較之前代不隄防於海外而徒事巡
哨不扼要於懸海之舟山而泛責之沿邊各汛其得
失相去爲何如也今

天子御極之八年命直省並修通志余承乏浙省方有事

編纂而寧波郡守曹秉仁修郡志適成請序於余予
閱其書見其志海防兵制輿圖疆域山川建置形勝
諸篇原委備載綱目畢陳且能發明
聖朝安內禦外之畧衛民通商之制事之最大而典之最
重者罔或遺矣至於志戶賦則著順莊之便志海渠
則言塘堰壩閘之利志鹽政則詳惠商恤竈之意其
他人官物曲無不繁簡合宜詳畧得當後之閱是書
者知玉帛來同風波不警皆由

聖朝經畫處置之盡善自嶺粵以達遼左皆將以是邦爲
屏翰焉其所關豈止一郡哉若夫考古而得所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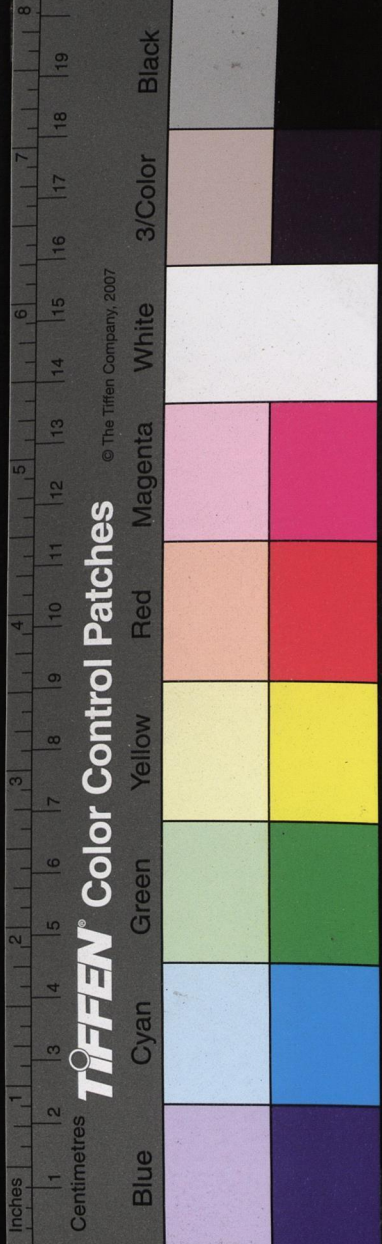
聞風而知所鼓勵則又所望於邦之士大夫及民庶也其書余言以弁是編

陳氏三節序

潘思渠

士君子之守身也其志潔其行芳則歸以節之鴻名重其人而訓于世故其違而在上則守臣節其窮而在下則守隱節其不幸而值變故發義憤則守忠節烈節劉虞之于漢韓滉之于唐可謂純臣矣莊光之于富春泉明之于柴桑可謂高隱矣臧洪陳容之同日并命張巡許遠之全城死國可謂忠臣烈士矣然或異世而間生或其難而殊俗未有一門之內至于再至於三而挺然俱以節著者故其事雖出於閨門女子之中而其燉足以爭耀於士君子有心世道者樂得而書之也武林陳生浙產而僑居於粵博學工詩尤精方書余往在南中不能水土以是與生交習知其門內行自其母氏至曾王母三世皆以苦節著既拜

國家烏頭綽髻之典而復來乞言於予彼其百年之間三髮相繼君舅之淚未乾而所天之難復作死喪之威藐諸曷恃此日之天道幾若不可問者而後先恤緯鬢而持戶擘直經之頻仍拾遺書而手付惟抱



此盡傷至苦之節此授彼承以回冥漠之鬼神而續
一綫於未泯此固臧陳張許諸公所異事而同心也
豈尋常旌門者比哉夫四序之有冬也窮陰沍寒霜
雪游至萬物俱不堪其苦方春而遲日惠風韶景媚
人其可悅亦倍異於常時今陳氏百年之中節著者
三其茹痛深矣而不知碩果者花繁璞剖者璧出陳
生讀書砥行寢太而昌亦方春之候矣爲書於楹以
俟之三姜姓王方注皆名家女云

陳氏三節序

萬國宣

國家深仁厚澤宣教維風淪浹於百餘年之久故山

墩海滋咸知敦禮節而重廉恥不特讀書明理之士

夫蒸蒸向化卽閨闈巾櫛中能守志甘貧深曉大義

訓子有成以上荷

聖朝褒錫之典往往不乏彼其幽光潛德積久彌彰所爲

拱天地之綱常樹人倫之模楷俾一鄉一國觀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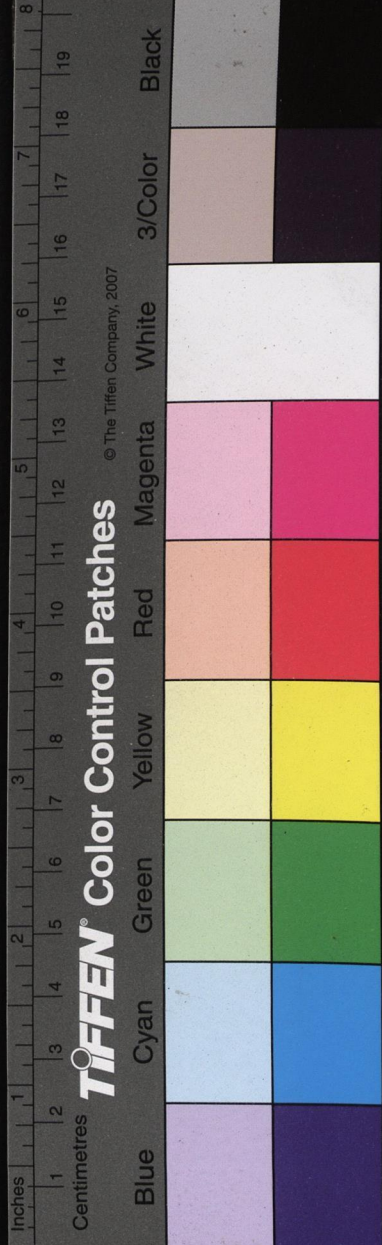
效與興起其所係匪淺鮮也若乃一門三世甘守孤帷其

遇獨艱其節獨苦則尤宇內所不數有者茲於陳氏

見之陳生梓錢塘人僑居海濱祖父母方氏曾

祖母王氏三代皆以苦節著其闡儀嫻行傳誌已詳

言之矣而余獨有感於天之所以玉成者不在安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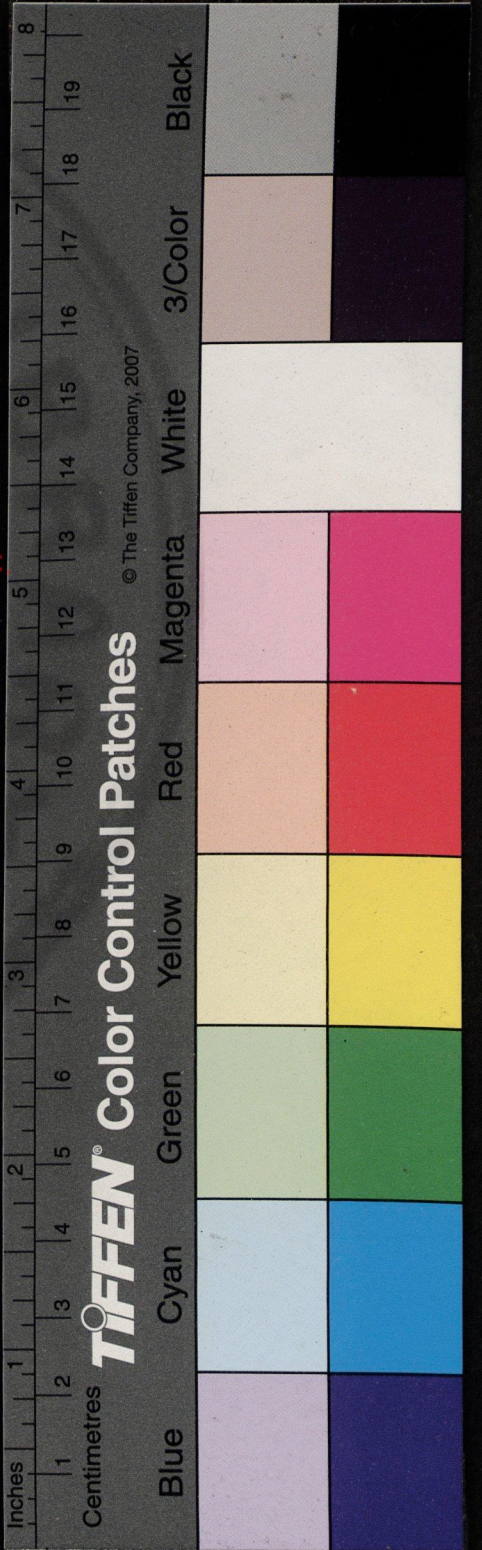
處順之中而在瀕危屢窮之際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道也陳氏之苦節一而再再而三孤鸞寡偶形影一堂苦雨殘燈空帷誰語幾呼天而莫訴則真窮矣乃今者

欽褒節孝榮及三世其子若孫繩繩濟濟奮志讀書游庠而食餼者早已各露頭角行將翱翔雲路光大門閭嗚呼困極而亨善無不報天道固如是其昭昭不爽也乎在易節之上六曰苦節貞其九五曰甘節吉蓋苦中得甘也至六四則曰安節亨夫上既有甘節之道則下亦安之安斯久其中有亨道焉陳氏之累代苦節宜其亨也余秉臬茲土職司弼教念節義之關於風教者為尤鉅故因陳子乞言而為之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五

藝文七

書

答車茂安書

陸雲

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內有大湖廣縱
 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艤長驅
 一壘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
 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
 高下在心舉鍾成雲下種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
 通滯之征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

新修浙江通志 卷二百六十五 藝文七



3246953 v.93



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農收既畢嚴霜
墮而蒹葭委林鳥祭而蔚羅設因民所欲獵藪焚林結罝
罝堙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發張鳥不得飛獸不得逸
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回浦隔載曲隈隨
潮進退採蚌捕魚鱸鮓赤尾鮓齒比目不可紀名膾鱠鯨
炙蟹鯨烹石首臙鮫駕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
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未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
昔秦始皇四方奇麗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之鄉東觀
滄海遂御六旬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留鄞縣三十餘日
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風靡

與支遁書

晉 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
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
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養
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東坡上執政書

宋 蘇軾

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無策救禦蒙恩旨使與
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
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
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



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
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畧盡
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
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
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持護未
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
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能
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
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
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
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
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
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
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
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
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
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
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
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



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年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恐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收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增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

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

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于冒台重伏紙牒職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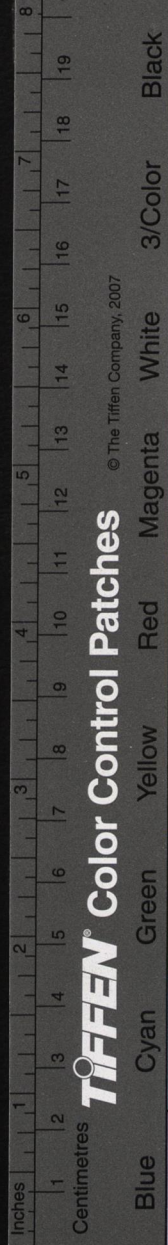
宋陳堯叟

堯叟

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疑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為說又有不妨民間水利之語其欺罔甚矣但佃戶占請之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為同者才十二三佃戶止於高印處作埭未敢涸湖以自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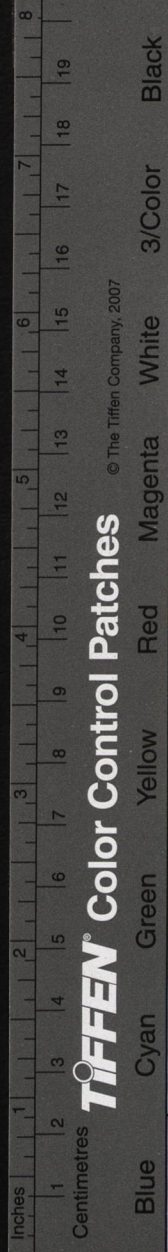


民田尚被其利但蓄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
有旱處比年以來冒占不已今則湖盡爲田矣以夏蓋湖
推之諸處可以類見某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他四邑皆
不及知新昌嵊縣無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夏
蓋湖最大週圍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
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田以畝
計無慮數十萬惟藉一湖灌溉之利今旣涸之爲田若雨
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之焦枯耳其他諸湖所灌注皆
不下數百頃在餘姚若汝仇牟山燭溪上林餘支千金漁
浦黃山樂安等湖所溉田動以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爲
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惟赤子饑饉僵踣道路而計
司常賦虧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况
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
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
建炎元年湖田租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
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旱兩年計檢放秋米二萬
二千五百餘石只上虞一縣如此以此論之其得失豈不
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
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雙俸之臣
猶將曰此百斛者御前所得也不創湖田何以有此省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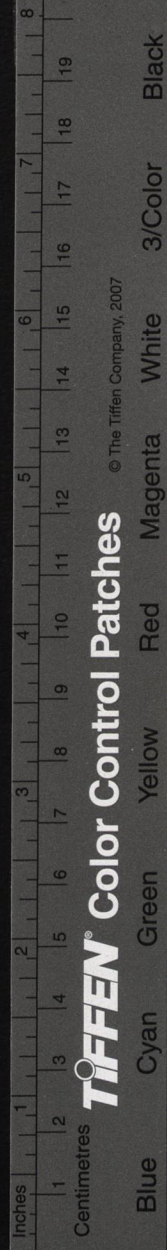
虧羨我何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於公有益於民猶當爲之况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耶某得之父老云本州之湖其自然可以爲田者惟有鑑湖高印去處蓋不失水利兼與民田亦無相妨其他皆隨湖廣狹以定植利之頃畝尋常湖水平隄旱歲常憂不足頃見李宣州言此利害甚詳而明必曾與執事熟論况執事越人也想前已洞達於胸中君子懷濟民利物之志每恨不得行耳然則解斯人之倒懸顧不在今日乎某愚意欲望執事斷以不疑除鑑湖外諸縣湖田悉罷

以便民誠不費之利也然儻俟奏報則湖田皆在四月上旬插種之後若行罷廢似非人情不廢則失今夏蓄水之利故某必冀左右以權宜即日施行一而具利害聞奏仍上章待罪如四聰嘉納則粒米狼戾之慶可坐而致或俞音尚秘則湖以蓄水今歲不得爲田足以寬嗷嗷之衆秋間果得一稔則疲民可蘇此事惟在斷而行之失此機會歲事或虧湖田之租常賦之額兩無所得元元艱食流離道路強者爲盜弱者爲丐嘯聚弄兵豈不由此執事當自見之知某不爲過論也建炎二年春邑民常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者下其狀於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



東晉書 卷之三十三
境內之湖田翟帥以未得朝廷指揮數窘之陳不爲變是
歲越境大旱如諸暨新嵎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於鋌又
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其冬新嵎之民糴於上虞餘姚者
屬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暇况他境
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爲之某之所望於左右宜何如又曰
此事如蒙采擇須在三月盡文字到縣設或遲緩不可過
四月初二三也蓋此時湖田插種者尚少兼植利人戶須
於梅雨前修築隄塘兩作之後難以興工也某三月廿一
日舟行湖中詢田父云已種二十之一至月末可種十之
一若罷湖田所插之秧實爲棄物與大利不可恤小害也

左右果欲施行不可先使衆人知之恐刻木得以爲市湖
田有請數畝爲名而侵占蔓延至百十畝此湖之所以盡
爲田也前此累有論訴官中差人打量只是刻木及牙人
乞覓租課只仍原額未嘗增也擅湖利者皆鄉中豪強之
人中間上司體量利害此輩行賄至于餘緡今歲或罷田
當有訴謀紛然並至必以已種爲詞亦有乞俟收成罷廢
者此乃緩官申行遣至期官吏移易又復寢矣惟在台威
少加懲戒毋爲浮言所惑幸甚上虞陂湖之爲田者共一
十四所其西溪湖等十三所共納租米三千餘石而夏蓋
湖獨管納二千餘石可以見此湖之廣濶係上虞餘姚兩



縣六鄉二萬餘戶植利所係非輕蓋六鄉皆邊海彌望盡
是平陸非如衢婺諸郡間有池塘可以蔭注自興湖田無
歲不旱大旱之歲至檢放秋米一萬餘石建炎二年陳令
罷湖田獨此一鄉無一戶訴旱其利害甚明恐台意以爲
方朝廷多故又總鄉邦帥權慮事涉太專未欲盡罷不識
可先罷夏蓋湖田否蓋其他諸湖比之爲狹雖州郡行遣
不當分彼此然一時權宜救民之所甚急於理無碍此亦
侯雍齒之意民間曉然知惠之將及我也此已涉第二義
恐思其上者而不得故漫及之某所言儻不鄙斥更當密
詢利害條陳以備回鑿時論列卽恐事已迫期不暇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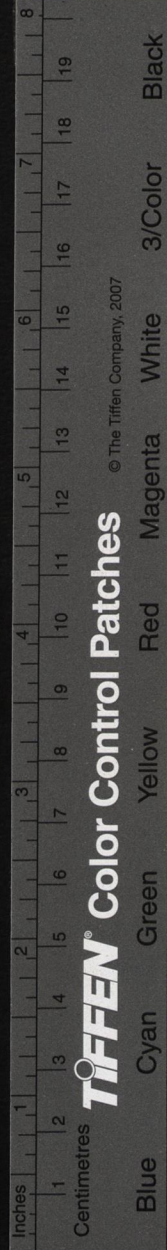
乞只以某今所言錄白縱進苟利於民某雖死不恨

答湖州守薛士龍寺正書

宋張栻

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
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
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
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
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理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
善也

某前年過霑上時常往拜安定先生墓荆棘幾不通路又
墻垣頽圯爲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掌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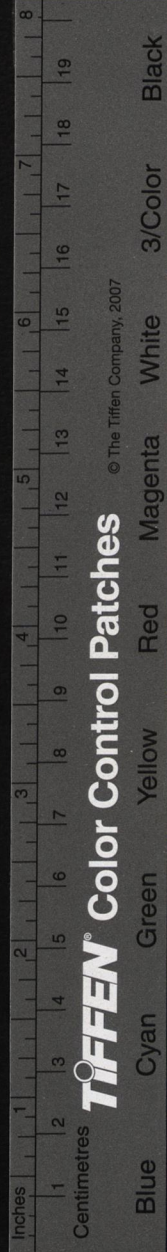
命世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
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善也上趙丞相書

宋王炎

炎陸沈州縣踰二十年髮既種種不復萌進取之念考古
驗今私計過慮常懷整不血綽之憂然此身孤遠若不顧
狂瞽輒議朝廷事則讎等踰分犯聖賢下達之戒是以欲
言而不敢近者伏惟朝旨取撥江西常平二十萬石又下
隆興府和糴米二十萬石此州縣利害細民休戚係焉炎
州縣吏也不避誅責引象一言可乎恭惟相公以明德茂
親專面正朝處伊尹周公之任必能虛己以受天下之言

炎為是有激於中不能自默側聞輦轂之下畿甸之內與
兩淮間適歲凶粒米翔貴待哺者無所告糴若救之少緩
則餓殍相視於溝壑所以上動廟堂之慮轉漕江東西湖
湘之宿藏以振其垂絕之命也然他路與他郡炎不敢浮
言止以臨安一郡計之倉司所撥米二萬斛用錢無慮二
萬緡浮江入閩荷無風濤之阻亦必兩月而後至夫民之
饑餓有朝夕之急而轉漕於他郡者積旬踰月恐非救急
之策也如日中都所藏輔郡所運可解目前之急而他路
之所轉漕去中都差遠者姑為歲杪來春之用則又不若
設策以求商賈之販出大家溫戶之藏可免民饑不必為



此擾擾也夫商賈所趨者利也大家溫戶藏粟必待凶歉而後糶者亦利也今不抑米價凡商人與販者沿江諸郡既不得邀阻因明出榜文諭之曰兩淮歲歉米價既貴商賈有能轉販至兩淮者或鹽鈔或茶引或交子或度牒隨其所欲而收糶其轉販已至兩淮者亦然若夫兩浙之地蘇湖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其豪右之家田廣稅多而倉庾富實者賜邑之吏鄰里之民固能指數也自臨安若蘇湖秀居人有儲蓄者朝廷既不抑其價直明以上意諭之曰凡蓄米百萬斛者以五十萬糶於官降而下十萬斛以五萬斛糶於官或鹽鈔茶引交子度

牒或告身亦惟其所欲計直而售之則商賈必輻輳而豪

右之家亦爭發其所藏矣官高其價而糶之然後平其價

以糶於平民米藏未出其價必高米來不已其價必賤此

公私兩利之策也若夫轉漕他路常平義倉之米以給中

都則未能無害矣請詳之今州縣所通患者常平本錢之

少也如臨江一軍去年水潦相仍官糶常平倉司定價每

升七文今漕米萬石費錢亦近萬緡運二萬石之米有四

萬石之費泉幣平本錢之折閱可惜也且天災之流行不

可料其無今日一路錢場米耗無一石之備焉一來年

三千里為災細民狼狽郡縣將何以救之乎州縣之倉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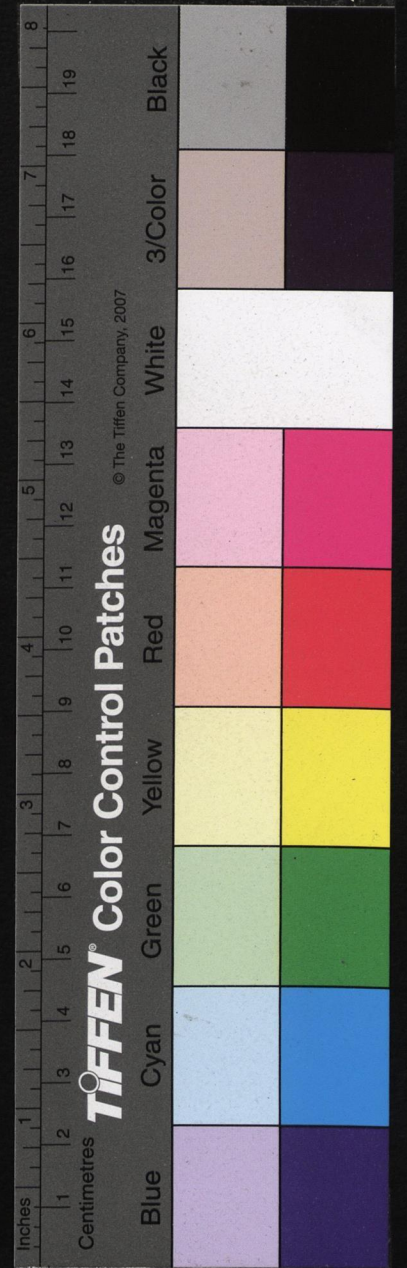
既空矣而一路和糶凡三十萬石米價既高細民以貴糶
 為慮來年春夏之交新陳未接糧食可知兼之支郡有土
 瘠民貧去處和糶之後所存無幾他日或有水旱欲勸富
 民賑糶彼亦何從得米乎當是之時吏無所振救其民強
 者攘奪弱者流亡緣此坐罪一官不足惜也受命於上職
 在撫字熟視其民之饑死於心安乎為今之計來他路之
 商賈論畿內之豪右得粟米可賑饑民則他路和糶命漕
 帥二司斟酌可否勿拘定數即其所糶到因以散於諸州
 補其所發常平義倉之數元數之外猶有和糶之現存者
 儲以為他日之備是則兩得之矣伊尹匹夫匹婦不被堯

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相公以伊周之心居伊周之
 位是以冒犯威嚴而言之惟賜頃刻之暇省覽其說芻蕘
 雖賤或有一得如蒙鈞慈斟酌施行不勝幸甚干冒鈞嚴
 無任震越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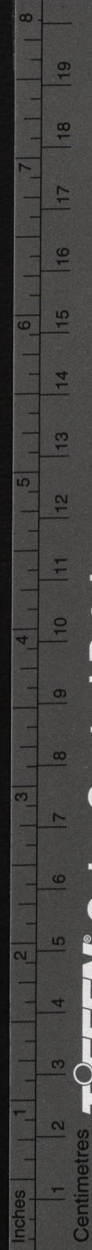
答起巖論潮書

元 吳亨壽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明日書
 以遺予若致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
 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為足下誦
 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
 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柔



夫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氣類固化感也而况乎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散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於最盛大而顯大於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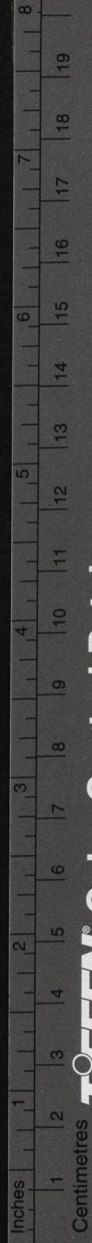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riften Company, 2007

與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事萬物成於此乎與故其為氣也莫盛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潮其體則陽為明陰為魄而乾坤當巽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為盛少為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於卦耶曰以納甲家

昏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於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於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為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耶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於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週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生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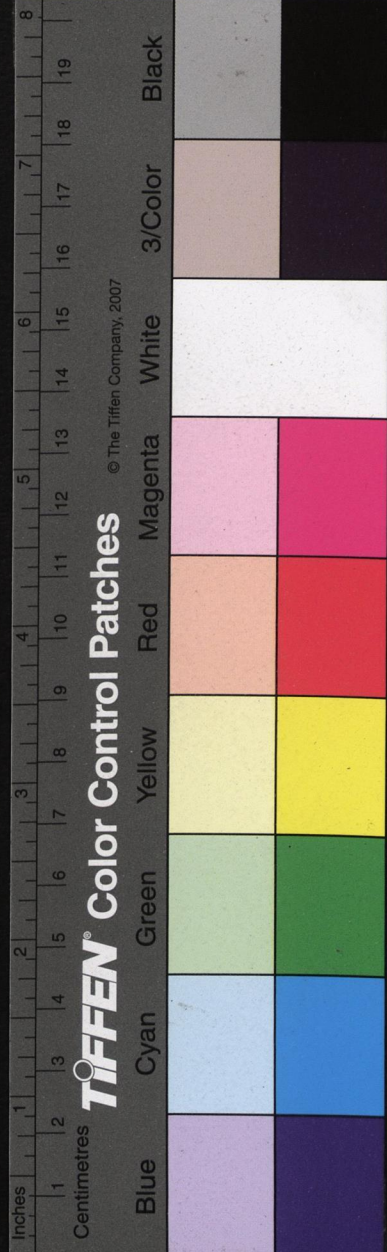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
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
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
有類數丈此爲異耳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
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
山龕山橫於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於衝激奔射
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

上郡守洪覺山救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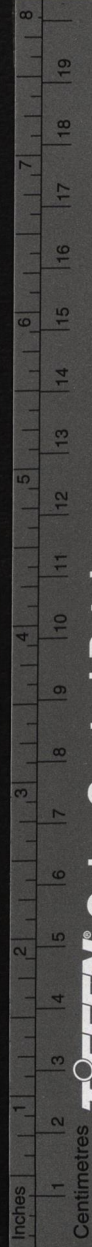
明 侯一元

夫救荒恒言其一曰平價平價者欲令凶歲用樂歲之價
也糶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曰平此善政也
愚竊以爲欲平者仁君之心也而不平者物之情也書曰
惟齊非齊故必以平寓之不平而後可幾也昔耿氏常平
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糶貴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也若民
則惟害之避惟利之就有父母所不能論君長所不能制
者乃天性也昔范文正知杭州歲饑穀貴至斗百二十文
范公更增其價至百八十字告諭遠近於是米商大集價
亦隨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
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內之米
亦必不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者蓋就時
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守一價則何所



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有哉夫以官府之粟無愛於民猶
以隨時低昂其勢然也况在民者乎今境外之米或不可
達境內之米亦宜用時價而少損之庶幾民之從之也輕
其猶有不從者然後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勸
粟者亦平糴之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固吝教
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為勸粟之意本欲
以有餘補不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
下則足以自給而已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父母
妻子之養以養人非補救之本指矣江浙之民其貧富以
田為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可知也愚以為諸右

田數十頃者為定其高下之差使以差出粟官為主其價
用時直而稍損之若令所謂勸借者則粟有定數猶愈於
鄉民無已之求也輸之於上猶愈於人自為政之弊也如
是民必樂之其五頃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
受粟此其與責民自料其產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蓋使小
民呈報則有倚富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糶則又有冒妄不
實之奸而其甚可憂者小民羣輩自入富人之家爭以攘
奪為事法不可勝則為亂之漸也此俗一成中人以上人
人自危矣又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耕無家可倚而今
皆椎牛鬻酒攘袂奮臂相與約誓而為饑民而其無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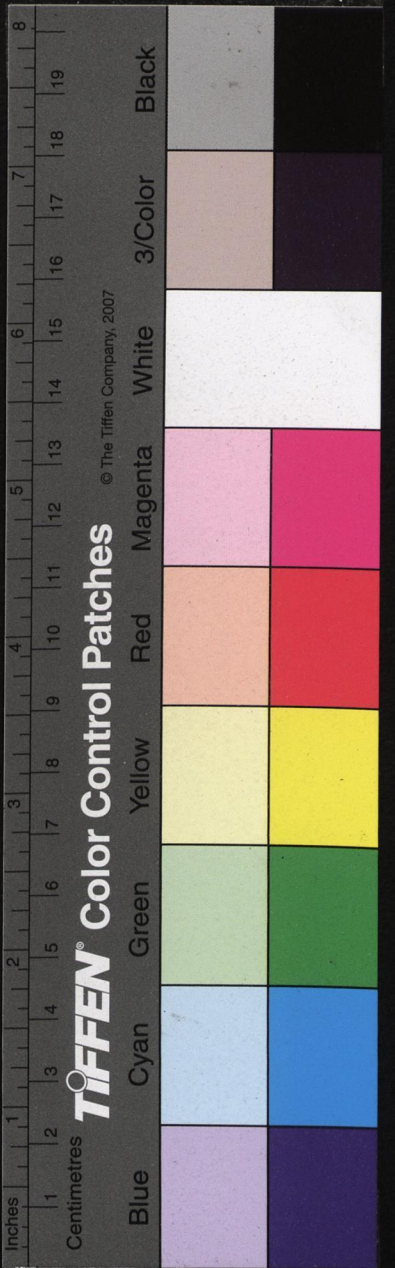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rifien Company, 2007

家者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長饑惡人長飽彼惡少
 今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為衣食之本情其所有事而饒
 之傷化之大者也其三曰閉糴閉糴者非先王之法然今
 之郡國各有分地人惜其穀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
 獨否則病何者無入而有出也故閉糴亦為不得已之政
 愚竊以為天下一家均為生民以為郡之廣必有有餘不
 足之處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先王禁遏糴也四海
 譬一郡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糴之政在列郡行之則不得
 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則仁政
 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制於一郡

一郡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就一縣而言之則諸鄉
 豐歉不同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
 水平自止渠澤兩利非必竭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
 為後為人誠使五縣之間各得流通相為出入則其出者
 必有餘者也入者必不足者也不特為之却慮而民自得
 久之則五縣若一而仁無不實矣愚小子竊謂涓塵以必
 赴為勤海嶽以并容為大伯宗多如而舉山之議乃効於
 將車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國乃善於自售之醜女
 古之賢若此者非一蓋以議者不可用而言者不可答則
 入自竭而理必具矣伏見明公處事之心深於憂民明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riffen Company, 2007

之治託於豪猾令無不行法有必用刑以懲辱局官恤貧
安富之政而并包五屬之民庶于獄一過也彼其自忘其
將車求售之圖而後有敢於深於遠者之請議者于而
昧太牢矣伏惟明公察而察之幸甚

入落

杭州府府署

宋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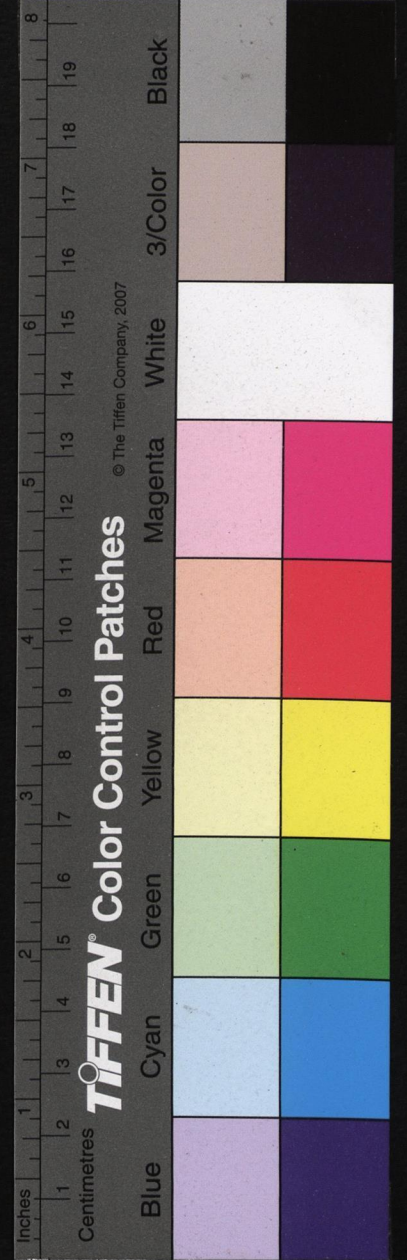
小器易盈且其不守之失大器難成其為有愧之人到郡
後旬月頗聞四顧山如削焉亦怪其費職爭訟稍稀吏
民習知其過而不敢言於其後則於安閒顧此眷愚
亦蒙教者此蓋大過其言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於

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詭途
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
古陽城之考奸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
遇

答杭州交代啓

宋蘇軾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
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臥治之所蒙承坐嘯之餘願此
鈍頑實為忝昧伏惟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
塵心照已申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勝大夫之才豈
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新易



節旌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
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
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與溫守袁孚正言啓

宋 王十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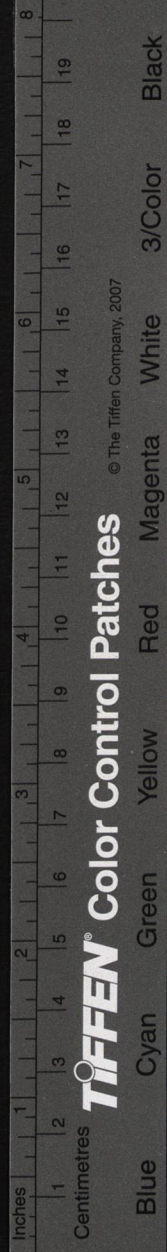
襍被殿廬蓋適我願兮之始懷章里開正事其賢者之時
曾族賀之未遑遽朋械之先辱俯懷愧懼仰佩謙冲某官
蘭省魁儒芹宮哲匠卓矣聖賢之學粹然道德之容議論
衷乎古人文章蓋其餘事方權臣用事之日官冷廣交遠
聖主當陽之初席前賈誼擢自臺察處於諫垣言人之所
甚難行吾之所素蘊首效和議力摧奸謀有著龜先見之

明凜松柏後彫之操君子稱爲古遺直天下傳爲眞諫官
十上固爭挺袁安忠正之節一麾出守得謝公山水之州
上方念之公其歸矣某蒙恩去國需次還鄉喜父母之邦
得神明之政汲長孺雅嘗慕益臭味本同王仲宣茲幸依
劉峴嶮可托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宋 陸登游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披拭付桐江千里之民
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
家紹興朝士池魚麤澗本思自放於江湖社稷支離久已
難施於斤斧由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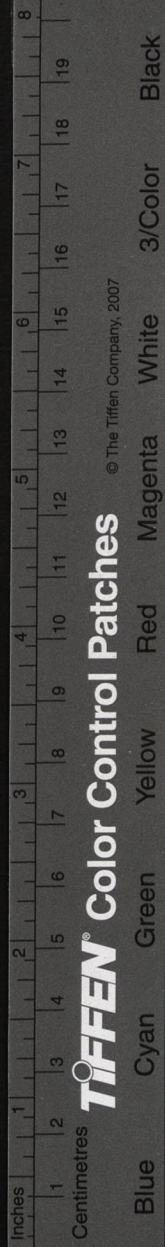


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
 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
 猶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讐藐視羈孤孰
 為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
 誰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者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為
 閭閻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某官學窮窳奧
 敷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亦烏凡凡同宗社之
 閱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志氣之不振挺陶正廣收拾無遺
 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變和輿論濶畧彝章起安
 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某少非
 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朴學棄鷄肋而猶惜惟仰戴於深仁
 續息脛則短才恐難容於薄命

知嚴州答交代陳院判啓

宋陸游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昇桐廬獲繼超軼絕塵
 之跡方自嫌於通問乃劇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
 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疎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
 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組以
 安於蠶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
 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
 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為來者之師某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憎慙然獲奮壽
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嘯多閒願遵輔養之宜卽
慶禁嚴之拜

賀浙西漕除總領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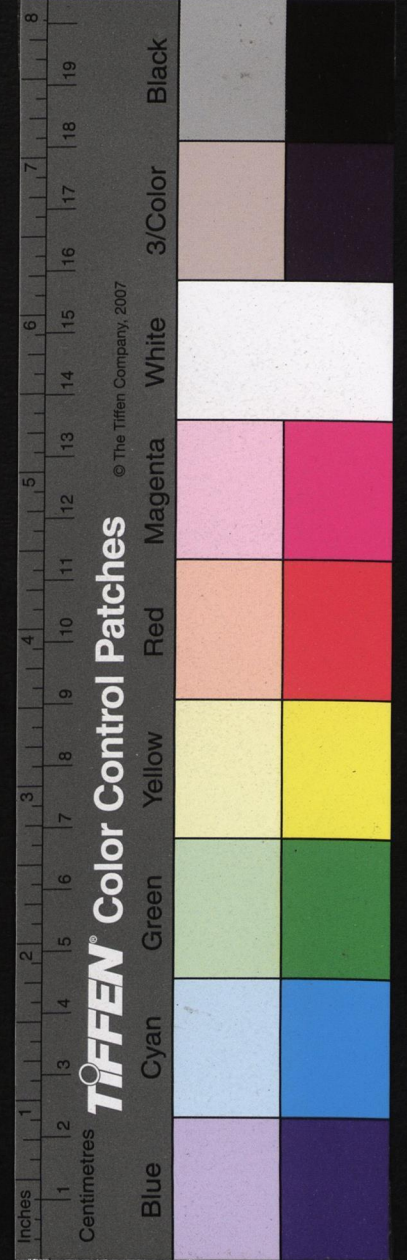
宋陳造

十行芝檢來自層霄一道使權總之碩德省蘭寓直營柳
回春方遠邇之悚聞聚驩謠而載路乘輅問俗孰遵前日
之教條足國裕民行繼晉賢之事業某官稟絕人之識爲
名世之儒挺薦紳表而雅推獨行之賢讀古賢書而不爲
無用之學棟梁杞梓允謂良材袞繡文章直其餘事白橫
蜚於仕路卽妙簡於宸衷百吏革心咸仰范滂之攬轡列

屯宿飽未多葛亮之雜耕况此常暘之餘良苦轉饑之
河流如帶千艘銜尾以莫前粒食比珠萬旅張頤而仰待
事有至難顧今乃爾賢必已試然後用之不有一代非常
之才曷振此時兼乏之策輦駕以輸河內少留子翼以給
軍根本之固關中側佇鄴候之相國要令元勳之冠列辟
豈止再見而位上卿某猥以郡符撫茲淮俗久依風於德
宇今賴寵於使臺聞嘉命之真傳撫微躬而知幸成於自
同敗於自異需使指以趨承清之不濁澄之不清尚仁人
之覆護

湖州謝孟情啓

宋王炎



鳳闕非遙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趨行主上之德意寬
 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無字可謂便安載念此州殊非
 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宦遊之
 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汨汨於簿書征權之利日取之若
 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之拙庶子為
 保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於朝端名聞甲於天下以能
 治劇兼兩道而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而駐節炎幸緣一
 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厚麻雖無御黠馬之嚴程為能吏
 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薄民

王長與安吉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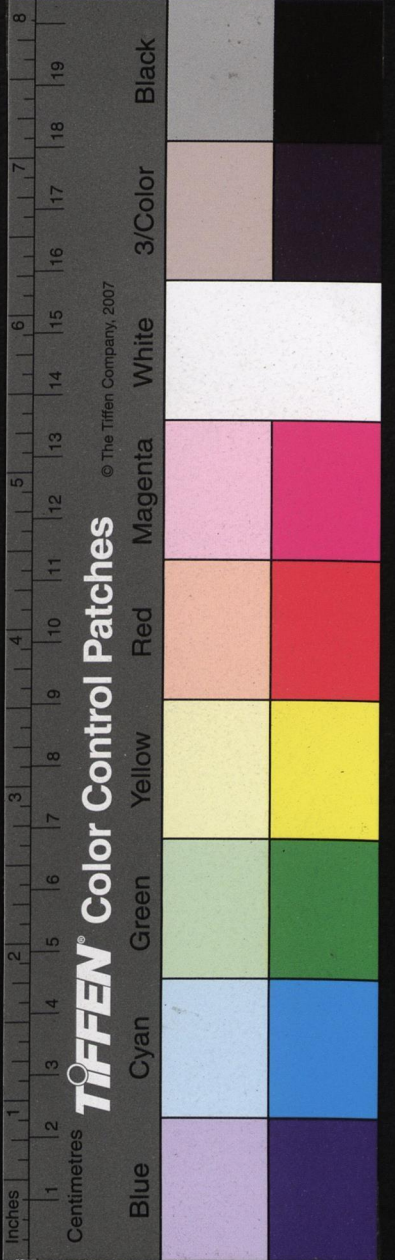
宋 王長與

朱輜蒞事固無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為
 循吏難矣願與執事圖之某官行已靖脩撥煩敏決方縣
 官之意雖專期於保障而郡守之責顧在拙於催科要常
 處之以中相與去其太甚黃金不至搏手而無措赤子亦
 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無愁嘆之聲不負朝廷有寬大
 之意佇觀優課卽上亨途聊抒鄙願用酬先施

通溫州交代沈詹事啓

宋 樓鑰

似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之勸
 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貺搗謙
 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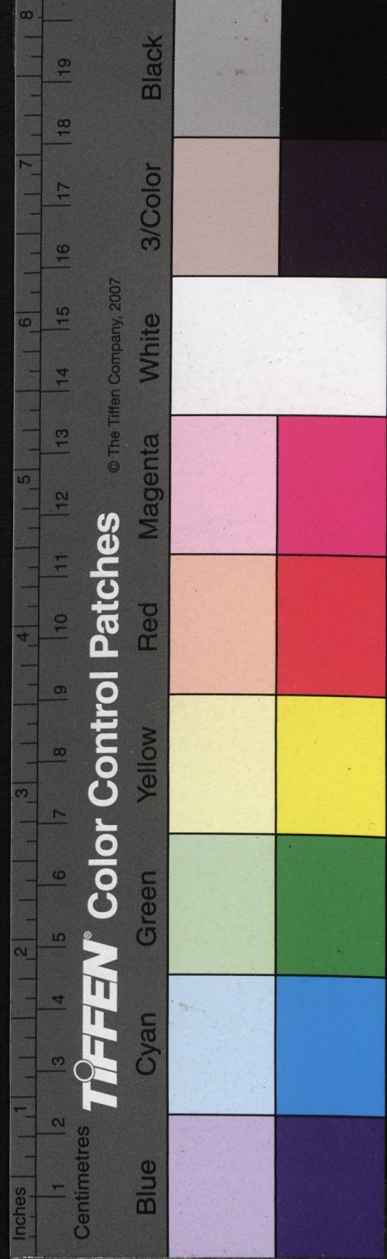
於凡品心傳自得於遺經嚅道脈詠聖涯信師友淵源之
遠穿天心出月窟仰文章黼紱之工首振弘綱早膺睿獎
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商皓之賢朝望出漢庭之右
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凜威名之猶在閩山江國
懷惠愛以如斯獨瀛壖未識於旌旄故上意特分於符竹
教條所及掃狡穴以一室政務日新剔蠹原而欲盡期年
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畧如薛馮翊
而芹自省撫摩多暇賦咏流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
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之名忽籌舜詔之頒更與泉塵
之重竹間歸奏別拜褒遷刺史之爲三公厥存故事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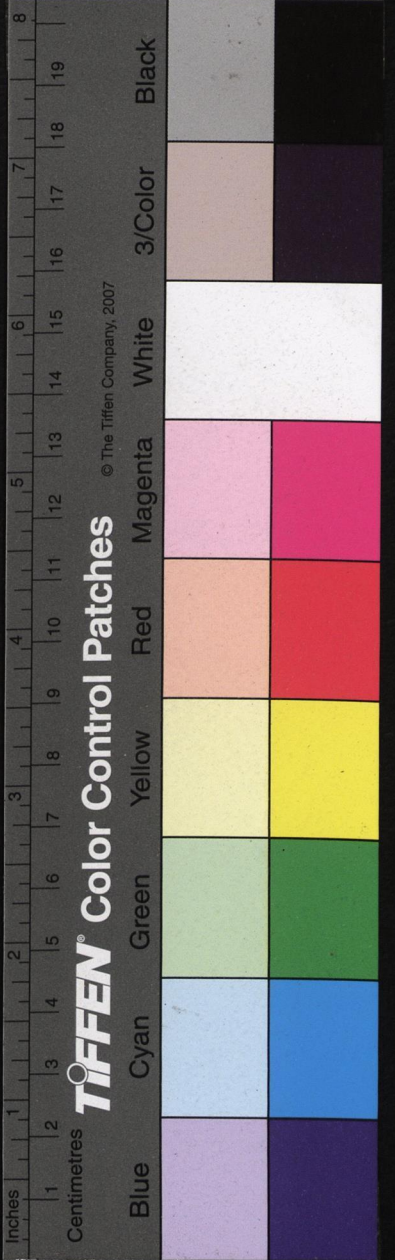
之論一相用佐中興伏念晚生無堪冥行當血氣盛強之
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爲之志
茲叨郡紀遽迫成期雖惟爲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道仰惟
耆德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幡之賁守門前桃李居
多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爲父執退慚孤遠敢謂交承
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睠乎若後豈奔軼之能追尚須
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茵鼎
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碑

會稽山刻石

秦李天斯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朝天下別賢

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
追道高明泰聖臨國始定刑名顯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

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僻方內飾

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珍熈暴悖亂賊滅亡
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

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蹟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之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

淫佚男女蒸誠夫爲齊殺之無辜男秉義程妻爲逃嫁
野不待母戚化廉清大治溥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

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作嘉保太平
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隲

休銘
謹按金薙琳瑯云至正元年辛巳夏五月望日紹興
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嗣以家藏舊本摸勒置於

會稽蠻舍庶與嶧秦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敘長作
修長冊字作三手迨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
軌有子而嫁作不嫁無辜作無罪敦勉作敦
誠今則俱依石刻以俟好古博雅者考鏡焉

梁相諱汎字仲慮此邦之人也其先季文爲魯大夫有功
封費因氏爲姓秦項兵起避隆於此遂留家焉世業稼穡

功參所工通志卷之六十五 藝文七